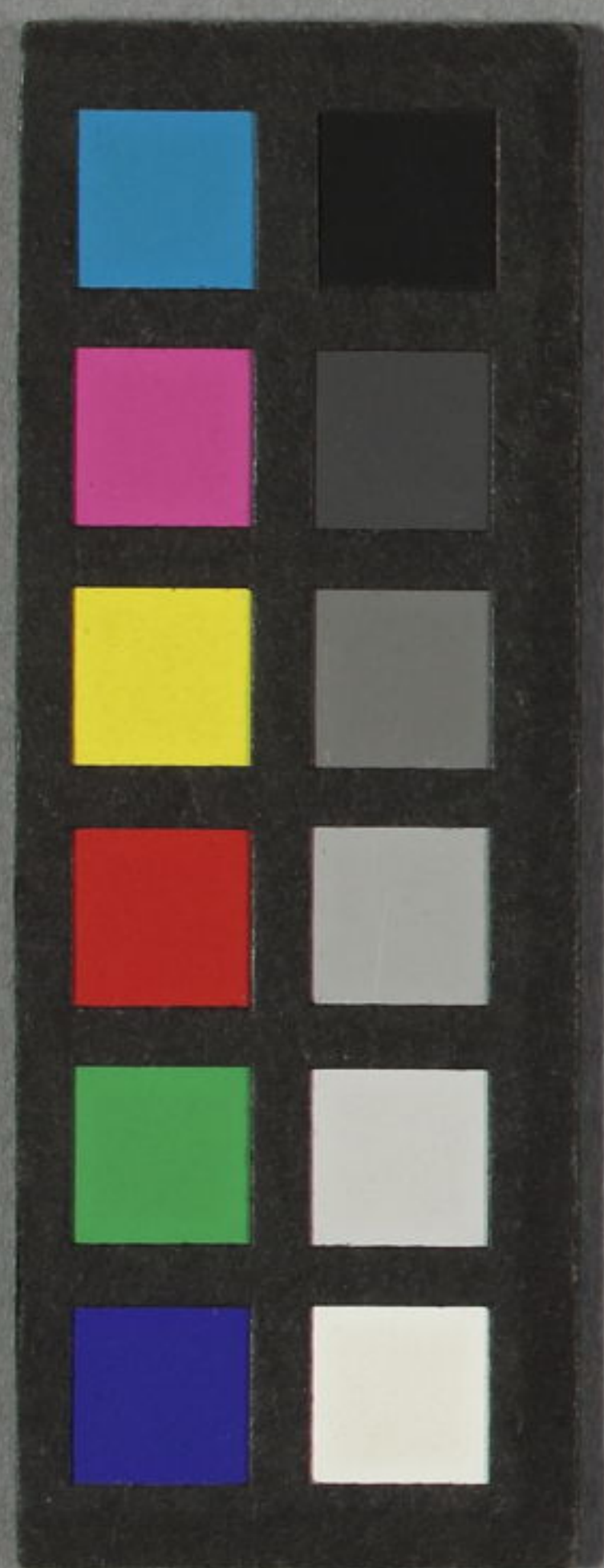


十三經註

卷一
449
170



明 12
疏
卷

波
21
70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三

魏何晏集解
宋朱熹集註

公治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宋註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為疑多子

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論語卷三 公治 一 嘗言妻

所錢文
有恂那

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 追反縲息列反

孔曰公治長魯人公治姓長名縲縲所以

拘罪人此章明弟子公 治長之賢也

朱註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

索也縲變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
長之為人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
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縲之
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

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
其兄之子妻之

王曰不廢言見用此章孔子評論弟 子南容之賢行也

朱註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縲又名适

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
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
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

論語 卷三 公冶
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
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
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
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
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
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
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太不可避嫌
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焉於
其處反

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

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此章論子
賤之德也

朱註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

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
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

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女音汝，璉音胡，璉力展反。

孔曰：女器，言女器用之人。包曰：瑚璉，盛黍稷之器。夏，瑚；殷，璉。周，簠簋。宗廟之器，貴者

此章明弟子子貢之德也。

朱註：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

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或曰：難也，仁而不佞。

朱註：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佞，己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

仁焉用佞焉於度反

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為人所憎

惡此章明口不須佞也

朱註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

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

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

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

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

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

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

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音悅

孔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鄭曰

說謂善其志道深此章明弟子漆雕開之行

朱註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季斯指此理

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

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

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天

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

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

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

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

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

字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馬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孔曰

喜謂喜其與己俱行鄭曰子路信夫子欲
 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
 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
 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
 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
 字材哉同此章仲尼患中國不能行己之道也
朱註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
 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

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
 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
 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朱註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
 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

言言
知其仁也

乘去聲

孔曰賦兵賦

朱註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

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

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

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

朱註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

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湖

馬曰赤有容儀可使為行人此章明仁之難也

朱註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論語卷三 公冶 九 管古婁

朱註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朱註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此章美顏回之德

朱註 與許也○胡氏日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

於自屈故既然而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

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包曰雕雕琢刻畫王曰朽木糞牆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孔子於予何誅言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

朱註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

朽饒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孔子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此章勉人學也

朱註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

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於反

包曰申枨魯人明剛此章

朱註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

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
 上為物撝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
 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
 振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
 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
 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

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馬曰加陵也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

義於己此章明子貢之志

朱註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
 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
 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
 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

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此章言夫子之道深微難知也

朱註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

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曰前聞未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此章言子路之志也

朱註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

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文諡也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

己下者此章言文為美諡也

朱註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

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

言言

和古

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此章美子產之德

朱註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

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言言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和言

周曰平諡也此章言晏平仲之德

朱注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

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

悅反知去聲

包曰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節者栴也

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

侈孔曰何如其知非時人謂之為知此章

文仲不知也

朱註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

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

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

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

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

論語卷三 公冶

十六 僭與

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

於虔反言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朱註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

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

言言

和言

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孔子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

馬違而去之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

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

者此章明仁之難成也

朱註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

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

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

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

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

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

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

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

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

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

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一井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去

聲

鄭曰文諛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此章美季文子之德

朱註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

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馬曰武諡也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

也此章美甯武子之德也

朱註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

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

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孔子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

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

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

耳遂歸此章孔子在陳既久言其欲歸之意也

朱註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

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

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

就有可觀者裁制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

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

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

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

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

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此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

朱註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

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

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

與之

醯呼西反

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

直人此章明直者不應委曲也

朱註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

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

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心內相怨而外詐親。此章言魯太史左丘明與聖同恥之事

朱註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言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和

朱註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

憾衣去聲

朱註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曰無伐不自稱己之善無施不以勞事
置施於人

朱註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

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
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

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

子曰懷歸也此章仲尼顏淵季路各言其志也

朱註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

論語卷三 公治

三十四 魯古婁

言言
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
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
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
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
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
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
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
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

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
所爲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
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
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
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
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
也

言

和

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此章疾時

人有過莫能自責也

朱註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

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

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

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

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此章夫子言已勤學也

朱註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

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

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

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

勉哉

論語卷三 公冶

三 信五婁

言言
雍也第六凡二十
八章

朱註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

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此章稱弟
子冉雍之

德

朱註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
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曰以其能簡故
曰可也

朱註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
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
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

論語卷三

雍也

二十七

稽古樓

言言

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畧則可包曰伯子之簡太簡

朱註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

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

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此章明行簡之法

朱註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

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

論語卷三

雍也

天

稽古樓

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

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

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

嘗復行

此章稱顏回之德

朱註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又曰喜怒哀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者也不在
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
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
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
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
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
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

言言

和

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
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
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
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
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
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論語卷三

雍也

三

習古

言
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
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
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
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
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
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
記誦文辭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

馬曰五秉合為八十斛

朱註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

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

鄭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此章論君子當賑窮周急

朱註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

論語卷三 雍也

三

管仲

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孔曰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

朱註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

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

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孔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此章明爲仕受祿之法

朱註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

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

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

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

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

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

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管反舍上聲犁牛子騂角中祭祀之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

善不害於子之美

此章復謂冉雍之德也

朱註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

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

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此章稱顏

回之仁

朱註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

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此章明子路子貢冉有之才也

朱註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

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

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

孔曰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子騫賢故欲用之子騫不欲為季氏宰託使者善為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言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此章

明閔損
之賢也

朱註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

義之富貴不啻八莩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

論語卷三

雍也

三

信古妻

言言

和古

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扶夫音

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

其手也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

之包曰再言斯人斯疾者痛惜之甚

此章孔子

痛惜弟子冉耕有德行而遇惡疾也

朱註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

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

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

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

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

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

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

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

惜之

論語卷三 雍也

三

嘗古

言言

和古本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孔曰簞筥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此章歎顏回之賢

朱註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論語卷三 雍也

三 管古樓

言言

和古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此章勉人學也

朱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

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孔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此章戒子夏為君子也

朱註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

利之閒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

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

子曰焉耳乎皆辭包曰不由未至言其公

且方

此章明子羽公方也

朱註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

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孔曰倒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

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馬不

能前進此章言功以不伐為善也

朱註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

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

孔子佞口才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此章言世尚口才也

朱註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

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出入要當從戶此章言道為立身之要也

朱註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

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
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

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

貌此章明君子也

朱註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
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

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
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
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
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
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
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馬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

命吾卷三 雍也

聖 管古慶

也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

免 此章明人以正直為德

宋註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

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好去聲 樂音洛

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

不如樂之者深此章言人之學道用心深淺之異也

宋註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

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

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

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

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

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論語卷三 雍也 四 曾子

言言

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
聲語去聲

和

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

此章言授學之法
當稱其才識也

朱註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

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

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
去聲

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包曰敬鬼神而不黷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為仁

論語卷三

雍也

墨

稽古樓

言言

此章明仁智之用也

宋註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

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

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己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知者日進故動子曰仁者無欲故靜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仁者性

論語卷三 雍也

吳 管古婁

靜多壽考

此章初明知仁之性次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也

朱註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

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

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

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

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

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

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

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此

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

朱註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

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

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

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

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
 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
 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
 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
 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
 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
 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
 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
 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

此章言爲政
 須遵禮道也

朱註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
 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
 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
 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

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
 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
 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
 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

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
 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

觀仁者憂樂之所至逝往也孔子言君子
 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馬曰可欺
 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

投下 此章明仁者之心也

朱註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
 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
 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
 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

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
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
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
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
矣夫夫音扶

鄭曰弗畔不違道此章言君子若博學於
先王之遺文復用禮以
自檢約則
不違道也

朱註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
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
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
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
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
方九反

孔曰南子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

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子路不說故夫
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
與之呪誓義可疑焉此章孔子屈已
求行治道也

朱註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
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
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
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

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
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
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
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
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
上聲

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

論語

釋古樓

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

此章言世亂人不能行中庸之德也

朱註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

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

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

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施去

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

聖猶病其難

朱註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

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

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

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

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論語卷三

雍也

五

信口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

朱註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

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

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孔曰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

欲而施之於人此章明仁道也

朱註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

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

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

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

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

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

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

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
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
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
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
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
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

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
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
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
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
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
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
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
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終

論語卷之四

魏何晏集解

宋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朱註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

其容貌行事之實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包曰老彭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

朱註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

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

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

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

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

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

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

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

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

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

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鄭曰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此章仲尼言已不言

而記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不有倦怠

朱註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子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

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

朱註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

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

朱註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

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
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
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扶

反又

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
見周公欲行其道也此章孔子歎其衰老

朱註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
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
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
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
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
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
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論語卷四述而

四 嘗古婁

言言
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稽古樓

朱註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倨

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

朱註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

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

朱註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

此章孔子言已志慕據杖

論語卷四述而

五

言五婁

依倚游習者
道德仁藝也

朱註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

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

誨之此章言已誨人不倦也

朱註脩脯也十艇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

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

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

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

復重教之

此章言誨人之法

朱註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

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

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食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不飽

朱註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此章言是日聞喪或吊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

朱註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

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論語卷四述而

八 嘗言

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

同

朱註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

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

為已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已

同故發此問

朱註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

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

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馮皮冰反好去聲

此章孔子言已行藏與顏回同也

朱註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

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

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

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

子曰所好者古人之道

此章孔子言已脩德好道不諂求富

也貴

朱註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

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
 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
 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
 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
 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
 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

此一章記孔子所慎之行也

朱註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

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
 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
 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
 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
 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

言卷四述而

十一

至於斯也

周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王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

此齊美韶樂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

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

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

鄭曰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

朱註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

以讓為仁豈有怨乎鄭曰父子爭國惡行

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

君明矣 此章記孔子崇仁讓也

朱註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

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

言言
和百
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
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
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
其遼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
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
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
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程子曰 伯夷叔齊遼國而逃諫伐而餓終
無怨悔大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
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

樂音洛

孔曰疏食蔬不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鄭
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

有此章記孔子樂道而賤不義也

論語卷四述而

十四

論語

朱註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憊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

朱註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

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

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
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
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
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
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
故言執此章記孔子正言其音無所諱避之事

朱註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
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
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
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
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
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子曰葉公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

朱註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

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此章記孔子之爲人也

朱註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卷四述而

十七

論語

言言
好去
聲

鄭曰言此者勸人學

此章勸人學也

朱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

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

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

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

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身盪舟鳥獲舉千

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

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此章記夫子為教不

道無益之事

朱註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

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

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

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

論語卷四述而

十六

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

之故無常師此章言學無常師也

朱註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

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

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包曰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

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此章言孔子無憂懼也

朱註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

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

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

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曰二三子謂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謂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

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

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

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忘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曰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

和

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先也

朱註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

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疾世無明君

朱註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

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

可矣

恆胡登反

朱註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

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亡讀為無

子曰難可名之為有常

此章疾世無明君也

朱註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人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

以繳繫釣羅屬著綱弋繳射也此章言孔子仁心也

朱註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

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

命吾卷四述而

三

魯占婁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孔

曰聞見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此章言無穿鑿也

朱註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

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

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

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

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見賢

鄭曰互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

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

朱註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

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

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

此童子惡惡一何甚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此章言教誨之道也

朱註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

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止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此章言仁道不遠

朱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

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朱註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

君名稱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

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性反

孔曰魯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
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朱註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

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

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

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曰期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

論語卷四述而

三五

稽古樓

人道弘故受以為過

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

朱註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

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

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

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

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

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

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

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
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此章明孔子重於正音也

朱註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謙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

論語卷四述而
三六
皆上樓

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孔曰身為君子已未能也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

朱註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

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馬曰正如所

言不厭不倦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此

亦記孔子之謙德也

朱註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

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

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

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

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

於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

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

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

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

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

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

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

論語卷四

述而

二十六

管古樓

軌反

和古

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周曰孔子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孔子日子路失指引誅以對誅禱篇名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此章記孔子不誂求於鬼神也

朱註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

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論語卷四

述而

三九

晉古樓

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此章戒人奢僭也

朱註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曰坦蕩蕩寬廣長戚戚多憂懼此章言人心貌不同也

朱註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

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

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章說孔子體貌也

朱註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

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曰泰伯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

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

者所以為至德也

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

宋註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

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

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

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

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

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

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
 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
 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
 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
 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
 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
 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
 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

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

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 絞古卯反

言慎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馬曰絞絞

刺也此章貴禮也

朱註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

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

論語卷四 泰伯

三

稽古婁

言言
偷

和古本

包曰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
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此章貴以厚
道化民也

朱註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
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
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

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
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鄭曰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
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孔曰此言詩者
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周曰乃今日後

論語卷四 泰伯

三

曾子妻

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呼小子者欲使聽識

其言

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

朱註

啓開也會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

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

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

恐墜履冰恐陷也會子以其所保之全示

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

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

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

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

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

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

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

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論語卷四

泰伯

三十四

曾子其

言言

稽古樓

朱註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

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包曰曾子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

朱註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

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踴踴則

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

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

戾之言入於耳包曰事存有司恐敬子忽

大務小故又戒之籩豆禮器

此章貴禮也

論語卷四

泰伯

三五

信古樓

朱子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

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論語卷四

泰伯

三

信古樓

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不報馬曰友謂顏

淵此章稱顏淵之德行也

朱註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

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

閒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

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

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

聲

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寄命攝君之政

令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此章論君

子德行也

朱註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

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

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

朱註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

莫遠焉此章明士行也

朱註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論語卷四 泰伯

三 晉古樓

言言
包曰言脩身當先學詩

朱註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包曰禮者所以立身

朱註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

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包曰樂所以成性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

朱註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

言言
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
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
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
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
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
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
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
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

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
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
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
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
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
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
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

用而不能知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

朱註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

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

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

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

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將為

亂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此章說小人之行也

朱註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

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

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

論語卷四 泰伯

罕 信石樓

足觀也已

此章戒人驕吝也

朱註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

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

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得周公之

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

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

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

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

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易去至於穀不易得也

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易去至於善不可

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此章勸學也

朱註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

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

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

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朱註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

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

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

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

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見賢
通反

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

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

亂之兆

朱註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

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

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

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

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章勸人守道也

朱註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子欲各專一於其職此章戒人侵官也

朱註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音

志睢七余反

鄭曰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

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此章美正樂之音也

宋詩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

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

知之矣侗音通慥音空

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人宜謹

愿包曰慥慥慤也宜可信不知言皆與常

度反我不知之此章孔子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

朱註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

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

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

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

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

之此章勸學也

朱註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

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

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

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

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

高大之稱此章美舜禹也

朱註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

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包曰蕩

論語卷四 泰伯

巽 善言

蕩無能名者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朱註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

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

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巍巍成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明也其

立文垂制又著明此章難美堯也

朱註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

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

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

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朱註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宋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

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

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

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

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孔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

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

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

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宋註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

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

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

閒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

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此章論大才難得也

朱註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

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言言

稽古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官室而盡力乎溝

洫禹吾無閒然矣

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

閒廁其閒馬曰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損其

常服以盛祭服包曰方里為井井閒有溝

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閒有洫洫廣深

八尺

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

朱註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

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

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

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

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

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

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

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